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程飛鵬

御纂詩義折中卷三

邶風一之三

邶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不詳其始封其後并入於衛故邶風皆衛事也邶雖入衛而王朝之籍猶有邶在故太史採風其得之邶地者仍謂之邶孔子因之者不予衛之得滅邶也魏滅於晉仍存魏風亦

猶是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而賦也汎猶泛也微猶非也衛君棄君子而用小人故君子憂之而賦此詩也嚴粲曰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有所濟今柏舟雖堅而無人維楫亦泛其流而已將何所泊乎以喻國無賢人將日敗壞而無所止也李樗曰仁人之所憂者國也此不可以酒解

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鑒能度物而我心匪鑒故人之情偽不能預照兄弟至親宜可憑依而不度其不可是以往愬我之憂而反逢彼之怒也鄭康成曰責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賦也棣棣閑習之貌選擇也言兄弟之怒我者蓋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能貶道以隨時也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則自守者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必行者不可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改者則終不能隳方以為圓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摽
賦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之在君側者覯見閔病
辟拊心也摽重拊之也不貶道以隨時則國事愈可
憂矣必自守以行志則小人愈愠怒矣羣小皆愠則
所以中傷而凌辱之者無所不至矣故覯閔而又受
侮也既多不少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比而賦也居諸語辭迭更微暗也日喻君月喻臣君暗則無以察其臣而臣亦暗臣暗則無以輔其君而君愈暗是君臣更迭而暗如日月之更迭而微故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濟也如是則可以去矣顧以地處親賢心憂宗國雖時不可為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恝然而奮飛也朱子曰五倫之際皆當以此為法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詩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夫以柏舟之仁人心不轉而儀不選亦可以見信於君矣而終不遇者以君不明而小人蔽之也君之不明非必闇且弱也往往聰明才武之主一念嗜好有所不謹為小人所迎合遂不覺而用之小人既用迎合愈巧而君子猶不轉而不卷是以君心愈疏而小人皆慍日思所以病侮之而國遂不可為

矣正風之變皆由於此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間色黄正色也間色而乃以為衣正色而反以為裏以比嬖妾蒙寵而顯夫人見疏而微故心憂之而不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嚴粲曰黄裏掩蔽而已黄裳則失位矣謝枋得曰嫡妾易位則家不齊而國

不治故為君憂為君之子憂而非為一身也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比也訧過也言緑本絲也而今為衣者由治絲之女染織而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嬖寵亦由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道俾君與妾皆歸於無過而傷已之不能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凄寒也絺綌質薄故寒風入之程子曰絺綌所

以來風是也以喻巳之被掩失位亦德有未周故生譏間因思古人厚積其德而頑譏胥化先得我心之同然當則而效之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巳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乃莊姜不怨公與妾也而自傷之綠絲女治傷巳之才疎而有以致之也絺綌以風傷巳之德薄而無以處之也可謂忠厚之至

矣抑人之賢否其辨甚明而或至於倒置者其好惡僻也不好窈窕斯貞女見棄綠衣之夫人所以被掩於嬖妾也不惡讒諛斯直臣見疏柏舟之仁人所以受侮於羣小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也歸大歸也雙燕同飛

而羽忽差池以興二人同處而一人遠別也之子謂戴嬀也莊姜無子以戴嬀之子完為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也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野者有所謀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上飛曰頡下飛曰頏將送也以燕之上下相逐

興人之彼此相送也佇立以泣者行人已遠猶不忍歸故久立以望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以燕之上下而音漸遠興人之遠别而信難通也送於南者陳在衛南也泣涕如雨行且泣也佇立以泣止行也實勞我心止泣也不泣而勞心者所謀之事未知濟否故心憂之不止傷别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字也戴嬀乃厲嬀之娣故曰仲氏也能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也史記曰州吁弒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碏因桓公之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賊之因也然則仲氏

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野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弑立衛人脅從而莊姜戴嬀乃能内用謀臣外結與國討

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究其所以成功未始不本於正也任天下之事不惟其才惟其德德具於身心非塞無以立本非淵無以沉幾非温無以和衆非惠無以循理非淑無以慮善非慎無以集成有此六者又加之以忠愛則德全矣以此定難何難不濟以此圖功何功不成然則人之所以任事與夫擇人而任以事者讀燕燕之卒章亦可以得其大凡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之人謂州吁也古常也不古處不以常道相處也定止其亂也州吁弑桓公將不利於莊姜故莊姜憂之也言日月之明照臨下土而此人乃不以道相處是亂未已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照臨獨遺我而不顧乎何為至今不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賦也不相好欲相害也報善惡之應也言日月之恩丕冒下土而此人乃欲相害則亂已廹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丕冒而我獨不獲為善之報乎何為宜定而久不定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言日朝月望皆出東方則照臨更明矣而此人

乃無良善之德音是相害之意徵色發聲矣何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則無良之音我亦可以相忘蓋止求一國之安而不計一身之辱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述論說也言日月之盛東方自出則丕冒更廣矣而我今乃遇此人將恐父母之遺體不能令終矣何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使先君之國家獲

安則天之報我與否亦可置之不論盖欲以身殉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莊姜惡州吁也太史公曰人窮則返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莊姜之呼日月與父母盖窮之至也然而終望定其亂者豈虛願哉當戴嬀歸陳之時定亂原有成謀事若不濟以死繼之莊姜亦有

成算卒之州吁授首而衛國以安則日月父母未嘗不鑒其誠而陰佑之焉善惡之報不誣也正月之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為善者可以興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洪範曰狂恒風若是也暴疾謔戲浪蕩悼傷也朱子曰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故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亦

有顧我則笑之時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使我不敢言而心傷之耳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也惠順也朱子曰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其狂惑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風雲蔽日曰曀有又也曀而又曀以比人之狂

惑旋開而旋蔽也嚔氣疾也疾而言願者雖疾不怨
所謂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曀曀連日之陰也虺虺不斷之雷也以比人之
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親附也莊姜以爲中心是悼
性情不合已亦有過焉是當不悼而親附之庶幾誠
心感通惠然常來則狂惑可開也夫暴而霾霾而曀
曀而陰莊公之待莊姜也愈薄悼而思思而嚔嚔而

懷莊姜之待莊公也愈厚可謂至德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莊姜懷莊公也朱子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是也天下無不可處之境亦無不可化之人雖不可化不可以為難化而遂置之也是故人倫之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此易為也即激烈而以身殉亦無益也必思積誠以化之積誠以化別無他術親愛之而已矣性情通則心移

恩誼篤則神洽故化也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莊姜之於莊公皆是也晨門謂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先聖後聖如出一轍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鼓聲踊躍懽忭之狀用兵興師也南行者衛將伐鄭鄭在衛南也擊鼓踊躍想見喜兵好鬬之狀故衛人怨之言軍役繁興或築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已獨南行有死亡之憂為更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春秋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書人非卿也此呼名賤之也平陳宋非事也宋殤公欲除公子馮州吁與殤公同惡故糾陳蔡以助之是勞民以濟惡也帥賤而師出無名又久不歸故衛人憂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居次處安也軍次有常處軍行有常制令

則隨意而居擇便而處不戒而喪馬遠求于林下師

久不歸失伍離次上無節制而下有敗形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合闊離也從軍者見有敗亡之形故追言其南行之初與妻分別執妻之手與妻成說死生離合必與偕老蓋欲生還而復契有成說焉即下文所謂洵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吁也洵約也信踐之也言從前之約如彼而觀此事勢則是闊而不復契矣死而不復生矣偕老之約永訣而不能踐矣蓋傷心痛哭之詞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擊鼓衛人怨州吁也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觀擊鼓之詩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之形如繪弗戢自焚原無足惜聖人存此者所

以示戒也夫兵凶器戰危事也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其肝腦塗地之狀有目不忍見也其宛痛號呼之聲有耳不忍聞也而喜軍功而勤遠略者尚踊躍於用兵讀擊鼓之卒章亦可以惻然止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興也南風長養故曰凱風棘心稚弱難養者也夭夭少好貌衛有七子之母因家貧失養不安其室其子

知之故感頌其母以自責也言風吹棘心而至於夭天則樂育深矣母養七子而至於長成則劬勞甚矣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令善也言吹棘心而至於成薪則凱風至仁而薪非美材有負於風養七子而至於成立則母氏聖善而子無令人有愧於母也聖者明達善者賢淑事莫勞於養幼子母養七子而皆能長成此必實有賢淑之心又有明達之才非溢美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言寒泉猶能養人而使浚民滋益七子乃不能養母而使母氏勞苦曾寒泉之不若也母養子之少子養母之老當其少也母氏既劬勞於前及其壯也母氏又勞苦於後是其勞未有已也蓋所以自責者甚深而凡為人子者皆可以鑒矣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傳曰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顔色說也好音

以興辭令順也言黄鳥尚能美其色好其音以悦人七子乃不能和顔色順辭令以慰母曾黄鳥之不若也母氏勞苦責其不能養口體也莫慰母心責其不能養志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也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有不悦者皆由於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過故諫而不入

諍而得罪以舜之大孝而不得於親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求其過而不得宜親之不悅也迨其後也負罪引慝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由於自知其過故親信而順之也凱風之母不安其室是亦有過焉乃七子不見親之過而惟自責其過於是乎母心慰而已安母之志亦成則與舜之底豫有同功矣凡為臣子者皆當以此為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比也雄雉文明而耿介喻君子也泄泄倦飛貌詒遺阻隔也衛之君子遠仕他邦其妻思之言君子遠行勞倦如雄雉之泄泄其羽而阻隔不見是可懷也又自追怨言夫之阻隔我實遺之盖必其初勸夫遠仕而後悔之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比也雉飛而下上其音喻君子之為國為民無不宜

言也此固展矣君子誠心盡職但恐上觸人君之怒下招同列之嫉故實勞我心憂其得禍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日月迭往迭來君子去而不返故瞻日月而思之望其來也然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既不能來徒思無益故下章贈之以言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言遠仕之道在於善處同列凡共仕

者皆君子也但能無所忮害又不貪求則百爾君子皆知汝之德行而不相侵軋何所往而不善哉朱子曰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以自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勉以德行也居亂國事暴君直道盡言將恐不免然欲其免而枉道緘默乎又非君子之所為也夫仕宦之禍不起於人君而起於同列亦不起於同列而起於己心不能容人故疾人

之所有而忮心生不能正己故恥己之所無而求心起同列之人鄙其求而妬其忮則相與擠之矣不忮則於人無患不求則於物無爭無可鄙也亦無可妬禍何由作然此亦婦勉其夫故止望其免禍也人臣事君幸而逢堯舜則為臯陶稷契不幸而逢桀紂則為龍逢比干有所瞻顧而託云明哲保身大不可也然過於激烈而有好名之念則又賢者之過矣當死當生惟義

所在治世之脩身致主與亂世之殺身成仁其
道一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濟渡處也行水曰涉𠂻衣而涉曰厲褰
裳而涉曰揭匏者渡水之具今有苦葉尚未可用喻
所學之未成也濟者渡水之處今有深涉則未可濟
喻世途之甚險也無匏而涉則必厲揭故當詳審而
慎處之不可輕進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軸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濟盈必濡軌而今不濡喻人之名聲洋溢而底藴甚淺也雉鳴當求雄而今求牡喻人之美言招賢而實引匪類也徇名而不察實聽言而誤信之則必失其身矣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比也雝雝鳴雁納采之物也旭日始旦行禮之時也

士如歸妻喻同道之君子以禮相求也迨冰未泮言及時而往從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舟子主渡者卬我須需也言舟子招渡人涉而我否者以先涉之人非我同類故需我友而後涉以喻當路之人雖亟相招茍非其人寧守道以待時不可偕匪人以共事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審出處也君子雖急於濟世亦不可因急而失身故涉川者利用需言有待也所學未成不可輕用内度之已也情偽難測不可輕信外度之人也明君賢相以禮相求則往從之所以救世也如其不然則寧不仕所以守身也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而賦也習習和舒也谷風東風也葑蔓菁菲葍類無以豈不以也下體根也葑菲之根皆可食德音善言也婦人有德而為夫所棄故作此詩言陰陽和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家道成故宜同心不宜怒也采葑菲者不以花而以根如娶妻者不以色而以德婦有德音而夫能不違則相與終身可矣此夫婦之正道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畿門限也荼苦菜薺甘菜也言黽勉同心而夫怒見棄於已之初心有違矣乃已行甚遲而夫送甚近是離别之際其苦如荼而夫反甘之如薺也此無他故以其知有新昏之樂而遂忘去婦之悲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比而賦也涇渭合流渭清而涇濁湜湜清貌沚渚以用也梁笱所以取魚逝決發起閱容恤憂也言涇以與渭合流而愈見濁若别出之渚未嘗不澄清也我以新人相形而始見絀若自具之德未始不可用也今既不容我之身尚望勿廢我之事如梁笱之類勿逝勿發可也然我躬不容而何暇憂我後哉亦任之而已忠臣去國不憂其身之廢而惜其功之無成亦猶是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比而賦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也深方舟淺泳游詳審其事之難易而各盡心以處之也有求多亡求有不計其家之有亡而皆盡力以求之也既能持家而匍匐救喪兼能睦鄰婦德亦可謂無虧矣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既盡阻却育生鞠窮也承上章而言我之德如此乃不慉而反以為讎者由於好色而不好德故舉我之德而盡却之如彼賈人貨雖良而不見售也夫昔日持家睦鄰相與為生者恐生計有窮及爾顛覆原為爾非為我也今爾既因我而生育不鞠何為比我于毒而欲棄之乎兎死狗烹鳥盡弓藏千古有同慨矣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比而賦也旨蓄鹹菜也御禦也洸武貌潰怒貌既盡詒遺肄勞塈息也新婦三月而後執婦功故初昏言息也言我有旨蓄原以禦冬月之乏至春夏則不食矣今爾新昏以我禦窮時之苦至安樂則棄之矣有洸有潰怒之也既詒我肄勞之也怒而勞之所以速其去也曾不念昔初昏之時乃伊迎余而來息乎何

為有初無終也蓋今雖見棄而不忘昔日之恩欲夫追維而或生悔悟之意也亦可悲矣

谷風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婦之事夫德與色而已色不可强而為德可勉而至夫輕色而重德則貌陋者恐見憎而益脩德皆有刑于之好色衰者以年高而德彌卲亦獲偕老之慶此聖人之教所以通人倫之窮而平天地之憾也若

不知好德而惟慕其色則無色者固無由見憐於前即有色者亦不能不衰於後以新間舊以妾陵嫡家國之禍不可勝言矣故關雎好德足以保天下谷風好色并不能保其妻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詩可以觀不益信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式微之微猶衰也微君之微猶非也中露野處也黎侯為狄所逐久寓於衛其臣激而勸

之也曰衰微甚矣何為而不歸為君之故也吾君失國之故因狄侵廹故相從以求復不然何為處於中露夫臣以君之故而中露則君宜自思其故不可久在草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又言衰微甚矣而不歸者為君之躬也吾君現在之躬尚有可為故相從以圖興不然何為處於泥中泥中污辱也夫臣以君之躬而泥中則君宜自重

其躬不可久辱泥塗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已失國而尚憚中露泥中之辱乎所以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為也失國必有其故得國惟視其躬狄人侵之可以暫避狄人既去原可復歸躬有失德雖安亦危躬無失德雖亡可存不自奮而碌碌因人非丈夫也故

言君之故與躬以諷之其存君興國不忘欲返

言短而意則長矣非不甘其辱而有所怨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旄丘地名誕長也叔伯同姓之稱也黎侯寓衛而衛人不恤故因時物以起興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長也叔伯不救何其日之多也怪而嘆之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承上章而言多

日則安處久矣何其處也意必有與國而俟其來也何其久也意必有他故而不能來也不遽怨而曲諒之厚之至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蒙戎雜亂之貌黎在衛西黎人來衛是車東也賦葛而又賦裘追計之也言當狐裘蒙戎之時我已無車不東今裘易而葛長終於不救者非有與而有以乃叔伯之中無與我同心者耳鄒泉曰靡所與同

者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恤患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瑣瑣告也尾追隨也流離寄寓也褎笑貌耳聾之人恒多笑也言我瑣瑣而尾隨者以流離失所情廹相求而衛之君臣乃褎然如塞耳而無聞則末如之何也朱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徹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刻可

謂賢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黎人責衛也王制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州有伯天子端拱方伯旬宣講信脩睦救災恤患所以戢强暴而安弱小也黎與衛鄰為狄所滅而衛人不救既無恤患睦鄰之義兼有唇亡齒寒之憂異日者衛亦為狄所滅賴齊桓而後存衛不救黎而亡齊桓救衛而霸得失之際可

以觀夫春秋之作也桓莊以前傷天下之無王襄昭以後傷天下之無霸與旄丘有同慨焉聖人之惡强暴而思戢之哀弱小而欲安之無所不致意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擇也萬者舞之總名上處前列也衛之賢者隱於伶官衛君不識不能簡用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言擇人而充舞列久暴於日中而不之恤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俁俁魁偉之貌轡馬轡組絲縧也力能御馬則轡柔如組矣言賢人與選而舞於公庭觀其軀幹壯大知其有力如虎若使之馳驅王事自能馴調六馬執轡如組矣序曰衛之賢人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籥管翟羽也赫赤貌渥厚赭丹也錫爵賜酒也

言此有力如虎之人不使之執轡乃使之執籥秉翟用違其才矣然其顔色之充揚不可掩也衛君即不能知力之如虎亦當奇其貌之渥丹乃止言賜酒則是終以伶人待之矣但知於人中簡舞不能於舞中簡人可慨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苓菌也西方美人西周之聖王也

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
則不得不思西周之聖王矣以斯人而當文武之時
自當充奔走禦侮之選其執轡如組不虛也乃美人
處於西方而不能再覩則斯人亦終於伶官而不復
見用矣豈不深可慨哉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詩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夫賢才難得也幸而
有之又使之屈於下僚屈於下僚其君非不見

之也又不能察識而泛泛視之則終屈而不得伸矣賢人常有而用賢之君不常有君能用賢則舉賢於上位而天下興得人之頌君不用賢則棄賢於下僚而朝廷有無人之憂是以人君每思借才於異代而賢人君子又慨想古之明王是誰之責哉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也淇衛國水名孌好貌諸姬謂娣姪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泉水尚流於淇而已乃不歸於衛故無日不思進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泲禰皆地名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餞送行也此必諸姬之中有以父母歿不得寧兄弟告之者故

言我始嫁之時宿泲餞禰父母兄弟皆逺之焉思父母亦思兄弟寧父母獨不可寧兄弟乎此事當問我諸姑與伯姊也夫之母婦謂之姑諸姑伯母叔母也夫之女兄婦謂之姊伯姊年長者也葢以諸姬為少不更事欲詢於尊長以定謀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皆地名適衛所經之處也脂膏舝軸遄速

臻至瑕何也此問姑姊之詞也言來時宿餞而來歸時亦宿餞而歸膏塗車軸不日即至此亦何害於理而云不可乎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衛水須漕衛邑也此必姑姊皆以為不可而遂止也止而不歸故思而永歎又思須漕而出遊亦不過心之悠悠而非實有其事也抑言寫憂是心

有憂也此必有不得不歸之事故憂而思之越禮而

謀歸然卒於不歸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先王緣人情而制禮

有順而導之者有逆而止之者順其情而行之

易逆其情而止之難泉水抑其難已之情而卒

止乎禮以此為法則内之可以克已外之可以

坊民抑謀及於人事之師也書曰詢謀僉同又

曰尚猷詢茲黄髪則罔所愆泉水之謀於諸姬詢僉同也問姑及姊詢黄髪也卒從其言而不歸舍已從人也能盡人之言擇善而從之以此為法則内之可以進德外之可以崇功然則泉水之為教亦多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此衛大夫困於行役之詩也出自北門與我入

自外相應言出自內也自內出外承王事也憂心殷殷非憂事也憂所以辦事也凡辦事者必需財窶則不能為禮無出外之具矣而且貧無以自給有內顧之憂矣艱難如此而君相皆莫之知將終於貧窶而無展布之日也已焉哉決詞也不復有他望也天實為之不敢尤人而歸於天也謂之何哉不敢怨天而安於命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巳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之事也政事一國之事也適之一皆埤厚益增讁責也盡人而讁曰交每事而讁曰徧言出自内則事務叢集入自外則怨謗交加葢困於内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來不可辭曰適敦則廹不容緩更甚於適矣陸

續不已曰益遺則委擲不恤更甚於益矣誚而讓之曰讁摧則挫而辱之更甚於讁矣内外之艱日甚而守分安命終不改乎其初所以為賢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仕不得志也夫誰司天祿而使勞臣無俯仰之資誰秉國鈞而使從事有獨賢之歎此必有任其責者矣而賢者不怨也不惟不怨而已且有所以處之之道焉天下事莫患乎無可奠

而心不已故多出位之思抑莫恚乎無可諉而心不甘故有曠官之誚北門之賢者決志於已則以為分所固然而勵其守者益堅一歸於天則以為理所當然而盡其職者益勤且恬然安之而不復有所謂則內無悲憤之意而外無不平之鳴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故曰詩可以怨謂其宜怨而不怨也謂其雖怨而善於處怨也謂其不怨而且善於處不怨也

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北風喻嚴急也雨雪喻慘虐也凉風初至也雱雪初來也惠仁愛也虛寛邪徐亟急也只且語辭衛之賢者憂國危亂欲偕友以同去也言嚴急之象已兆慘虐之狀已形性仁愛者不合於時當相攜以同去不可以為寛且徐也而俟之其事既已急矣蓋懼及於禍而惟恐去之不速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而有聲霏甚於涼矣霏客而四布更甚於雱矣行尚未知所之今則决計欲歸隱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邪媚之獸烏不祥之鳥喻小人也邪媚小人之態不祥小人之實也滿目皆赤而無非狐滿目皆

黑而無非烏喻小人之衆也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乎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北風刺虐也國家危亂皆由於虐政虐政之興皆始於小人小人一用則必言利言利則必重歛重歛而不得繼之以嚴刑而虐政行矣故赤狐黑烏者北風雨雪所由來也虐政既

行則小人各引小人而舉朝皆是虐政大行則庸人皆變小人而舉國若狂故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北風雨雪之極致也當其用一赤狐用一黑烏之初百姓未受其害而人君亦以為無傷及乎莫匪赤狐莫匪黑烏之日則百姓不勝其苦而人君悔之而無及且欲去之而不能然則用人可不慎哉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女美稱也姝殊色也城隅期會之所也不見期而不至也搔首踟蹰久待之也期會城隅而以為靜女愛其色之美則忘其行之醜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孌好貌彤赤也古者針筆皆有管此靜女之所佩而解以貽所私也煒光也管無光而以為有光者悅女之美覺管亦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野外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女汝謂荑也言靜女既會之後又自野而貽我以荑見之而信以為美不止於美而且異者非荑之果美也以其為美人之所貽則不美者亦美耳愛憎之極美惡易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亦若是矣獨管荑也與哉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迷也管本無煒荑何足異而以為煒且異者溺愛則不明也昔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其

半與衛君公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彌子母病矯駕君車以出公曰孝哉為母而忘其刖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公怒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啖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當其愛時則人以為罪君以為功及其不愛則前為功者後即為過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君鑒此於其所愛必察之焉曰得毋尚有可疵乎於其所惡必察之焉曰得

毋尚有可用乎則不至因喜而謬賞因怒而濫
刑亦不因迎合而悮用小人因觸忤而久棄君
子其於治天下庶幾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新臺新築之臺也泚鮮明也瀰瀰滿也燕婉安
和籧篨醜疾也鮮少也衛宣公欲納伋之妻作新臺
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詑
其事也河水瀰瀰志其處也燕婉美伋也言齊女之

來本欲求仮乃不見燕婉而見籧篨也籧篨之人亦
世之所少有何為此地不鮮乎怪之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籧篨之人亦天
之所不佑何為至今不殄也厭之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比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亦醜疾也言魚網之
設本以求魚而反得鴻以比齊女之來本求燕婉而

反得戚施也不鮮不殄初見之也至於得則成婚矣此人倫之大變狄人入衛始於此矣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宣公本無此疾而云然者以其旣無人理則亦非復人形也惡之甚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宣公之事人之所不忍言而經存之者何哉淫亂之禍必至滅亡人知之焉乃明知而故蹈之不能自克故也當其

淫亂之初情欲之感已動滅亡之事未來不勝其欲而遂為之迨底於滅亡則悔無及矣聖人於刺淫之詩多存之使知籧篨戚施之狀行道之人指笑唾罵無所不至苟有人心寧不恥此果能恥之則必自克其欲而守禮防淫禍亂無由作矣此聖人所以仁天下而救其亡也豈徒曰志亂之所由起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心不定也左傳曰衛宣公為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將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盜又殺之是壽先濟而伋從之故二子皆乘舟也國人知其事欲救之而不得故思之養養然悲二子之志而傷宣公之非人類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景猶見之逝則不復見矣不瑕有害憂其必見害也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次二子乘舟於新

臺之後者著淫禍也有穢行者必有奇禍夫新臺之要納伋之妻非欲殺伋也伋且不殺何有於壽然而嫌隙既生讒間必起雖欲不殺不可得矣以二子之相讓以死雖伯夷叔齊何以加茲使伋嗣位而壽輔之則衛可勃興桓文豈足道哉卒至孝子悌弟駢首就戮而國亦隨以滅亡得禍之慘莫此為甚而原其初則一念之不自克以至於斯也情慾之災烈於鴆毒枕席之

變慘於兵戎讀此詩者宜何如戒慎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程飛鵬

御纂詩義折中卷四

鄘風一之四

鄘不詳其始封後入於衛故鄘風皆衛事也鄘滅矣猶繫鄘存鄘也不予衛之得滅鄘也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矣九年猶書陳灾與詩存邶鄘同義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失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至矢誓諒信也此節婦恐父母奪其志也舟在河中不復出岸以興婦在夫家不復之他也兩髦之人既為我匹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至死誓無他焉母猶天也猶不諒人之心乎以衛之淫風流行而獨能皎然不汙於此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舟在河側亦不行陸以興婦雖夫死亦不他適也特獨也夫為婦匹則婦之心中止夫一人而已故曰特也慝邪之隱於心者也許謙曰之死靡他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亦誓不發則心純而節永不渝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美節婦也婦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然或

門戶衰微無人可依家道貧窘不能自給當此之時能堅其志而靡他且純其心而靡慝此其幽獨自盟之衷實有人不知而天諒之者若掩沒不彰則無以勸善矣聖人錄柏舟於鄘風之首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使苦節者得以自慰也抑士庶之家多有婦欲守志而父母奪而嫁之者夫其嫁之所以憐之也然與其失節而生何如守節而死況子本無他而親奪其志亦不善

愛其子矣聖人錄柏舟使天下之為舅姑父母者曲諒貞婦之心而勿奪其志所以培植人倫扶持節義其意遠矣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蔓生多刺中冓閨闥也衛自宣公以來宮闈淫亂人所難言詩人疾之言牆上之茨蔓刺而不可掃也閨闥之言淫亂而不可道也擇其可道者

道之猶覺言之甚醜則其不可道者何如哉是不道
之道深於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興也襄盡除之也詳悉數之也長者其事甚多詳之
而不能盡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辱也

興也束約之也讀者約其詞使可誦也詳者多言之讀者少言之多言之而不能盡其狀少言之而不能諱其惡故以為汙我齒頰也夫己之所為而至使人不忍言亦不可以為人矣上之所為而至使下不忍言亦不可以為上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楊時曰中冓之言至不可讀聖人何取焉而著之經也蓋自古

淫亂之君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返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弗彰也其為訓誡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偕老同生死也副后夫人之首飾笄簪也珈以玉為之笄之飾也委委舒徐佗佗安重安重故如山

舒徐故如河也象服禮服宜稱也言夫人與君偕老故與君同尊而有副珈之飾焉必德容之盛如山如河而後稱其服今子之不淑失偕老之義矣其如此服何哉惜其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明也翟祭服鬒黑也如雲美且多也髢假髻髮多則不用也瑱所以塞耳揥所以摘髮以美玉

象骨為之也揚且歎美之辭晳白也極言其承祭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胡然而天言非世之所有也胡然而帝言非人所能為也以不淑之人而如此其故不可解矣故曰胡然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潔白也展見賔之服絺之細者曰縐紲袢服名衣展衣而蒙以縐絺是所謂紲袢見賔之盛服也

清目明揚眉秀顔額豐也極言其見賔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展誠媛賢也言果内有實德外又如是之美焉豈非女中之賢而邦家之光哉勉以能稱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詩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刺夫人之詩而經存之者為其立言有體也不言其惡而極言其美惜其不稱而勉以能稱庶幾化不淑而為賢媛也士之有才猶女有貎也有才而得位猶

有貌而居尊亦難得之遇也果自惜其才與遇而脩德以稱之非國之良哉而以一念營私遂失其才并其名與位而亦失焉可惜也小人不自惜而君子惜之聖人存其惜之之辭所以使後之小人知自惜也所以使後之君子知惜小人也君子憐小人而惜之小人亦知自惜而勉以求稱其才與位撥亂反治之樞機莫大於是矣豈徒曰刺夫人之不淑已哉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沬衛邑所謂妹邦也姜齊國之女貴族也桑中上宫遊觀之所期約要迎也衛風淫亂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詩人疾之而賦是詩也託采唐而思孟姜男好淫也期之要之送之女誨淫也期我要我送我公然言之不恥淫也詩人如其言而述之當局者不恥而旁觀者恥之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朱子曰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秋菜也庸與鄘通鄘為衛所滅其後在衛亦貴族也鄧元錫曰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時沬

鄉沬北沬東不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不一其人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恥心亡而淇沬之間風潰四流而不可止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桑中刺奔也事之可恥莫甚於淫奔乃公然為之而公然言之不惟不恥而且以相誇衛風至此人類無以異於禽獸矣不再造不可以國天之亡之蕩其穢也豈得已哉禍有自起

福有自生讀新臺知桑中所從來也其上為之其下效之也讀定中知上為下效未有不亡且以知亡而後存必盡反其所為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可不鑒哉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鶴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也朱子曰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

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衛人刺其上也范處義曰衛詩至此

而人道盡天理滅矣楊時曰詩載此篇見衛為

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室星也營室昏中興築之時也楚邑名宮廟揆度也揆日測日景也榛栗之實可食桐可為琴椅桐類梓可為器漆可飾物皆良木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楚邱以興衛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繼作楚室立朝堂也建國之初百物宜備故田疇之外佐以種樹阜財用也榛栗以備籩豆椅桐以伐琴瑟興禮樂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虚土阜也堂邑名景大山京高陵允信臧善也

此叙其將營宫室之先也升虚望楚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慎封守也將設險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産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其成也能慎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獲天佑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靈神也零降也倌人主駕之官星見星之時說舍止也匪直猶言不但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牝字駒者也此言其既營宮室之後也靈雨既零者政事脩和天休薦至應時而降有如神賜也命彼倌人申戒令也星言夙駕勤巡行也說于桑田者課農夫之事觀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也如是則

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塞淵馬亦至三千之多焉邱牛甸馬足供武備則富而且强矣鄒泉曰懷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虛文所以為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於近利所以為淵深也左傳曰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其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狄人入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而遷之定中再造衛也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模鴻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察地之利體國經野立其基也基立而政行焉養之以農桑衛之以戎馬教之以禮樂而歸本於心之塞淵天德王道燦然可觀矣夫猶是衛也昔何為而淪胥今何為而昌熾邦之興廢曰由一人人之聖狂曰由

一心觀衛之所以滅與其所以再興亦治亂得失之林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而賦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間不正之氣也莫之敢指惡之也以比淫奔之人人皆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必遠其父母兄弟以禮而行猶可歸寧以奔而行不可復返何為晝棄所親乎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而賦也虹映日而成暮日沉西故蝃蝀在東朝日升東故蝃蝀隮西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即止以比淫奔之人其夫婦之情亦不能久蓋不特人賤之其夫亦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盡遠其兄弟父母人即不念兄弟未有不思父母何為不顧所生乎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𤣥男女而言昏姻男女之欲也言淫

奔之人但知懷男女之情欲而不知夫婦者人之正道亦天之定理令背人道逆天理而淫奔則是大無信而無處不欺人也不知命而無時不違天也天人之所不佑行將何之矣指蝃蝀觸其羞惡之良也遠父母發其惻隱之心也大無信啓其畏人之念也不知命動其畏天之思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詩序曰蝃蝀止奔也一章二章先止女也婉諷之也巽與之言也三章兼止男也直責之也法語之言也蓋深知淫奔之可恥故不惜諄復以止之也夫猶是衛之人也桑中之詩何為並不知恥有先之者也新臺是也蝃蝀之詩何為深以為恥亦有先之者也定中是也上好淫則下勸奔上惡奔則下止淫上縱欲則下從懷上好

蝃蝀三章章四句

義則下順命民皆勸奔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民皆順命雖欲不興不可得也國之興亡在於風俗之美惡俗之美惡在於人心之貞淫國風於好德好色之際三致意焉豈無故哉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儀威儀也儀者身之文猶皮也鼠尚有皮人反無儀曾鼠之不若也人不如鼠生不如死且即不死將何所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止者事之節猶齒也人之生也欲有所為不能即為故生以俟之人而無止俟亦無益又何必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禮無不在猶體之無不具也人而無禮儀與止皆無矣無所為而無所俟則速死可也鄭康成曰生而敗俗傷化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詩之為教溫柔敦厚至相鼠而激烈有以也彼親見衛之先人淫亂無禮設使早死猶可以不亡惟不幸而不死是以稔惡而不可救是不死而多為無禮誠不如遄死之為愈也然則人之自命為人而生於世者宜何如自勵乎故三復相鼠不敢偷生辭之激也有取於其激也

子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旄牛尾也以旄注於干首而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禮於賢者是也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姝殊也畀與也此賢人在浚而衛大夫就見之也在郊入浚境也兩帛四馬備其禮也意誠而禮備彼姝者子宜何如以畀之乎蓋國人喜有此舉而欲賢者示以善道

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鳥隼曰旟組以合縫左右兩緣中壓一緣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絲加而為三良馬加而為五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之飾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在城則與賢者更近矣故素絲加而為四良馬加而為六也遞近則禮遞加好賢之至也朱善曰大夫者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賢者以所學而告之大夫大夫以所聞而告之君君以所告而施之政事則舉國咸賴之矣故國人喜而望之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夫茍好善則天下之人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其邇者乎故就見賢人圖治之先務也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文公再造易轍改絃於是淫奔止於蝃蝀無禮刺於相鼠好善美於干旄舊染汙俗煥然一新矣三代而後學術不明謂天德無與於政事謂王道迂闊而不為試觀定中之詩其德則秉心塞淵非有詭異之謀也其道則農桑禮樂非有操切之令也乃蝃蝀相鼠民皆

有恥至于旄而格於善矣有恥則於變格善則
時雍堯舜之治不可復行於後世乎德明而民
新不虛也有志者誠而致行之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賦也載語辭弔生曰唁悠悠遠也山行曰跋水行曰
涉朱子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
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

人知其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許臧善遠違濟救閟暗也言大夫既不我許我自不能歸而救衛矣但視爾之意以我之歸為不善則誤矣我實有應反之道不遠於理也我實有能濟之策不閟於事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稺且狂

賦也蝱貝母也主療鬱症善懷多憂也行道也旣不適衛故登高采藥以鮮憂因言女子多憂亦各有道非徒為無益之悲而許人乃以為過則是少不更事而且狂妄自以為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比而賦也麥經霜而猶茂以喻國滅猶可興也因藉

極至也此章乃道其不遠不閟之實也言我行其野見麥經霜雪尚能再茂豈國經禍亂不可復興故欲歸而唁之使控告於大國誰為因藉誰肯來至多方求之必有濟也言及於此則大夫君子當不以我為尤爾之所思不過守禮我之所之乃欲行權以救衛也然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所以為賢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春秋閔公二年狄

入衛宋桓公立戴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宋桓既立戴公矣又言控于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公之姊也齊子歸齊文公在齊齊桓新伯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也誰因誰極夫人籌之熟矣亦各有行豈虚語哉而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未嘗果以許人為狂也智足圖存而貞能守禮故聖人有取焉

鄘風十篇二十九章一百七十六句

衛風一之五

衛武王弟康叔之國紂之故都也左傳曰分康叔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奥隈也猗猗少而美也匪斐通文也治

骨角者以刀切之復以鑢磋之治玉石者以槌琢之復以礪磨之瑟嚴密僩武毅赫咺大咺光明諼忘也此衛人美武公之德也言竹之少也猗猗而美公之少也其文亦美有進德之功焉是非判之使分如切也義理研之使精如磋也所以知德也物欲克治務盡如琢也身心砥礪日新如磨也所以脩德也其守禮也嚴密其勝私也武毅其威盛大而可畏其儀光明而可象所以敬德也如此則善言善行先得乎人

心之同然故人皆則而效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壯而盛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圓明如星諸侯之服也言竹之壯也青青而盛公之壯也其文亦盛有敬德之容焉其充耳以琇瑩其會弁如明星蓋既為諸侯而盛服以臨民也夫既為諸侯則其事業固不同於少

時然其敬則一也其守理去私不改其瑟僩也其可畏可象益著其赫咺也如此則善政善教深得乎民心故人皆追而思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也如簀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溫潤寬舒展綽從容也猗倚也式上横木曰較與式重疊故曰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

其中也虐害也言竹之老也如簀而客公之老也其文亦客有成德之詣焉學脩之久而鍛鍊極於精純如金如錫也莊涖之久而涵養至於溫潤如圭如璧也瑟僩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從容然如倚重較不畀不亢則不檢束而自然中度也赫咺之久降而和易故有時而戲謔然雖有戲言終不害理則不矜持而自不踰閑也蓋敬之熟而忘其敬忘其敬而自無不敬此則學脩之極致盛德之形容非可作而致

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詩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作懿戒之詩以自勵則其終身恪恭以成其德可知也夫明德新民止善大學之道也致知力行主敬先儒之學也淇奥之詩皆有之焉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致知之事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力行之事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敬存於中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敬著於外也致知力行所以明明德也而必歸於瑟僩赫咺是明德主於敬也充耳會弁莊以涖之所以新民也而不改其瑟僩赫咺是新民主於敬也金錫圭璧幾於至善矣而從容而中度樂易而有節則是瑟僩赫咺之熟而化也仍不外於主敬而已故

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定中揭王道之大端淇奥詳聖學之條貫心思而身體之脩己治人裕如也詩教豈不大哉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木為屋曰槃兩山夾水曰澗碩大寛廣言念永長矢誓諼忘也成屋於山水之間亦甚狹隘矣而碩人居之則以為寛焉蓋見其大而心泰故無境不寛也然或學不貞遇而情隨事遷則所謂寛

者有時忘之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常念此寛永誓不忘則執德弘而信道篤所得有深焉者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薖猶窩也歌樂之也過踰也考槃在阿非可久安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為窩焉伏處藏脩如得巢穴也然或入悅道德而出慕紛華則所謂窩者又有過焉者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嘯歌自適極天下美麗之境永誓不以踰此所謂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其所守有定焉者矣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澗阿陸總一處也山中有澗澗旁有阿阿上有陸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也宿歸結也考槃在陸亦甚寂寞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為軸焉抱道觀時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樞而不動且運其機於不窮所謂得其環中者也故獨寐獨寤而精神歸結於此永誓不以告人非不告也得

於心者難於言即言之而人亦不鮮也盖其所操有大焉者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美隱士也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既已舍之不患不藏而患其無可藏非為藏計也其所藏者即其所行者也碩人之弗諼其寛有可藏也弗過其邁久藏之也至於弗告其軸則非一於藏矣用舍無

與於己行藏獨運於心此孔顏之所以相視莫逆而非石隱者所能知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謂莊姜也頎長貌褧禪衣也錦衣加褧為其文之著也東宮太子也言東宮之妹者明與同母皆嫡出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

歴言之此極稱其族類之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芽曰荑白而嫩也脂寒而凝白而潤也蝤蠐

木蟲白而長也瓠犀瓠子白而齊也螓額廣而方蛾

眉細而曲倩口輔好也盼黑白分也此極稱其容貌

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從容也説舍也四牡駕車之馬驕壯貌馬銜外鐵曰鑣人君則以朱絲纒之故曰朱幩左右兩鑣故曰鑣鑣雉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此極言成婚禮儀之盛也夙早也衛人喜莊姜之賢故謂大夫之朝於君者皆宜早退使君無勞於政事得與夫人燕喜此以見舉國之人懽忻愛戴而公不見答實出人情之外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黄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活活充滿流動之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黄魚鮪黒魚葭蘆菼葦發發揭揭多而美也庶姜媵妾孽孽盛貌庶士媵臣有朅勇貌言齊與衛近一水可通其地富庶物産繁昌締姻大國宜相懽好又况庶姜庶士美盛如此則其娣媵之人想亦勝於嬖妾而卒不

見答則不可解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宫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其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也怪莊公也聖人録之怪天下之似莊公者也夫才之賢否貌之妍媸有目所共見也人之好惡亦不甚相遠也乃有時而至

於相反者何也氣禀偏於所賦物欲蔽於所私任其所偏而之焉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溺於所蔽而甚焉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如莊公者氣質之偏本與莊姜不合又蔽於嬖妾之情欲故好其所好而不知與人之公好相反至於此也大學誠意之功所以必先致知蓋欲審其所好所惡使不至蔽於所偏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布幣貿買也頓丘地名
愆遲將請也此婦人被棄而自傷也朱子曰既與之
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
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
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
有時而悟是以無往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
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垝壞垣牆也復關男子所居指所居以名其人也爾卜爾筮言為爾而卜筮也體卦兆賄財也此追念當日之情事也動之以涕泣欵之以笑言假之以卜筮餌之以貨財當日為之以為得計由今思之皆可恥也迷時為之而不知悟時恥之而無及是以君子隨事省察當境覺悟不可貽後日之恥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之貌以比已之容色光麗也鳩食桑葚則醉而失性以興女與士耽則淫而失身也女子一失其身實無詞可以自解矣朱子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深悔之辭不可便謂士之耽惑果無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而賦也隕落徂往漸漬帷裳車飾也爽差極定也桑之黄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也三歲食貧值其夫之家道中窘也淇水漸車見棄而復回也夫色衰而家貧非婦人之罪也而以此見棄則是女心不爽而士心罔極是以得新忘故而二三其德耳然士固罔極而女豈真不爽哉莫爽於棄禮蔑義而惟情欲之耽則當其與耽之時已不能禁士之貳行矣至見棄

而後知之不已晚哉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三歲為婦指其食貧之時也言我三歲之中不以家務為勞早起遲眠無日不然者欲使爾不貧也所謀既遂而反見棄捐歸而訴之兄弟又咥然其笑焉天壤之大無地可以自容然亦何所歸咎哉但自悼而已自悼云者傷其貪一時之耽而貽終身之戚

也情欲之感可不懼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緫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泮涯也緫角女子未笄之飾晏晏和也旦旦明也言相與為婚本期偕老不意見棄老使我怨也淇尚有岸隰尚有泮既立其限不可踰也緫角之時已相和好婚姻之約信誓甚明原不思其老而反也反是不思自悼之甚也前惟致怨於終之見

棄至是乃痛悔其始之不思蓋既與士耽宜其見棄是彼之反為固然而已之不思為可怪也此則以理自責并其夫亦不怨可謂悔悟深切而卒末如之何也亦已而已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矣

氓六章章十句

氓棄婦自悲也谷風與氓二詩皆怨谷風怨而責之其詞直其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詞悲始不以正也始不以正後雖悔之亦無及矣是

故過有悔而可改君子圖其終有悔而不可改君子慎其始始何以慎思其終而已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敝在終而所以敝在始當其始敝不見也永思其終則知之矣知其敝者知其反之謂也有反之自已者有反之自人者已反之者其言不可踐也人反之者其事不可久也君子之謀始也必要乎已之所可踐故無言不謹也必操乎人之所不得反故無言不慎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細而長也朱子曰衛女嫁於諸侯欲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於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百泉也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呂大臨曰水以山為主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也言思釣于淇者非思淇也泉源淇水在衛左右女子

有行乃遠其父母兄弟而不得常在左右故思之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白色笑而見齒故瑳也儺玉聲言淇泉左右諸姑姊妹常遊焉其巧笑之瑳然至今猶如見也其佩玉之儺然至今猶如聞也而遠莫致之故思之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長流之貌檜松皆木名楫所以行舟也言淇水之中舟楫具焉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不

能寫憂則終身思之而已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衛女之思歸者三泉水謀歸也載馳衛有事也竹竿則衛無事而亦不謀歸徒思之而已聖人錄之者有取於其思也夫女子之行父母兄弟在焉其歸寧禮也其思歸情也不當歸而歸則越禮固非也不得歸而并不思歸則忘情亦非也人倫之際身所能

至者盡其力所不能至者盡其心衛女守禮不
歸而不已於思以為天性之親寤寐不忘必如
此而心乃盡也且非徒盡心而已果能不已於
思則必謹守婦道無貽親憂歲時問遺以慰親
志心之所至力亦必至焉子之所以為孝臣之
所以為忠亦若是已矣故聖人有取於其思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名蔓生支枝同觽錐也所以鮮結能理繁治劇者佩之佩觽比當繁劇之任也知主也言雖當大任而其才能不足為我主事也容飾也遂肆也悸驚動也言無他才能但見其脩飾容好敢為放肆氣體輕佻垂帶數摇而驟動有如驚悸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所以引弓能射疏命中者佩之佩韘比

掌軍旅之事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蘭之支葉弱而不能自舉也夫人之賢否原不拘於老少然閱歷之淺深則視其年不可强也果其才能出衆自不可拘限年之格若彼此不相上下與其用新進不如用老成蓋老成則資深而望重不生人之輕侮且久閲世故則知畏慎熟諳人情

必能謙抑若新進則反是此亦人心世道之所

闕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興也杭渡也跂企也宋襄公之母出襄公即位夫人

思之言誰謂河廣乎但一束葦即可渡之矣誰謂宋

遠乎但一跂足即可望之矣然而終於不往者限於

義故也朱子曰嗣君承父之重母出則與廟絶義不

可以私往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雖一刀而不容言狹之甚也不終朝而即至言近之甚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竹竿之思衛也言遠河廣之思宋也言不遠遠莫致之猶可致也不遠而莫致則終不致矣割母子之愛而守義不往可謂賢矣說苑

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願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輕千乘之國而欲從其母可謂孝矣母賢子孝如此無大故而被出則桓公之過也婦有七出斷以義也又有三不去原其情也聖人錄河廣使知有子之婦借令有過亦當審其輕重而善處之不可因私惡偏憎而遽出既傷夫婦之義而并絶其母子之恩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夫之字也朅勇桀英武之稱殳棺類婦人因夫從王事而賦是詩言平日武勇為邦之桀今也執殳為王前驅勢必奮勇以死王事故深憂之也衛人行役而言為王前驅者有王命也猶北門之言王事適我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蓬草名首如飛蓬言髮亂也膏沐所以澤髮者

適主也言雖有膏沐而夫不在家以誰為主而與為容故任其髮亂而不顧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杲杲明貌出日不雨也冀其將雨而卒不雨以比君子言歸而久不歸也過期不歸其事可憂然此王事也生死惟命其誰敢怨故甘心思之以至於首疾不止髮亂而已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草萱也服之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然此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顧言思之以至於心痗不止首疾而已盖婦人逆知夫之武勇必死王事故欲以身殉之也夫以身殉國婦以身殉夫而皆甘心為之者為王故也可謂義烈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美思婦也能知勤王之大義思而不怨也

君子是以知文武之澤之入人深也東遷以後王室微矣而諸侯欲有所為猶假王命以行之以為非此不足動其民也故諸侯之尊王多假而百姓之尊王則真觀伯兮之詩一言為王前驅則義不旋踵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四國有主於此見之矣茍有人焉奉天子之威靈因民心之愛戴行仁政以撫之約束諸侯而行其令猶運之掌爾是以孔子欲為東

周不置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絶水曰梁狐乃淫獸今獨行失其匹也以比人之無妻也狐性畏水今在梁失其居也以比人之無家也在梁宜裳而狐無裳以比綏綏獨行之人不止無妻無家并其一身之所需亦無以自給也民窮如此何以為國故詩人見而深憂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束衣也在厲宜帶無帶以束衣則不可涉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在側則濟乎水矣無服周一身而言不但無裳與帶而已甚言其窮蹙之狀一無所有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憫孤貧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非有匹敵則不能以久安其處故好貨好色必與民同以為生人之大欲在此也夫所謂與民同者亦非必遇人而推解之比户而婚配之也經其農桑使得耕織定其禮儀以便嫁娶鰥寡孤獨皆有養也不幸而逢水旱則荒政十二以聚其民而并及於多昏使男女之無夫家者皆得相資以為生而并可以牽制其轉徙盖所以為民計者至悉也衛之君臣專欲而

不與民同故少多怨曠而老多鰥寡始於淫亂而終於流亡觀有狐之詩其孤苦貧窘與有蓷萇楚同悲視桑中溱洧之景象又別矣蓋彼之淫亂尚生於飽煖此之流亡則廹於饑寒也世變遞降而生民之艱難日甚維持世道者宜何如軫念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之實形如小瓜瓊玉名琚佩名朱子

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匪報
姑欲長以為好耳葢報人之施而曰如是足矣則報
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以報之
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方應龍曰此以風
世之薄道往來而較量於錙銖者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木桃更小於瓜矣瓊瑤更美於琚矣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青玉木李更小於桃矣瓊玖更美於瑤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報施也記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矣施者不可望報受其施者不可忘報報之而不如所施薄也適如所施猶之薄也過於所施可謂厚矣然或自伐其厚而欲施者之德已自謂過厚而謂先施者可以相忘猶之未厚也必如此詩之投漸輕而報愈重猶以為匪報則相好

乃無已矣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以
為苴薄從忠亦朋友信之之一端也推而上之
諸侯之講信脩睦天子之厚往薄來亦若是而
已矣

衛風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四